

散文 第一名



林蕙苓

出生：民國63年生

學歷：大學

獲獎記錄：

台灣日報新詩獎

創作理念

如剝洋蔥般。在創作的過程中，我回到孩提的記憶。截然分成二部份——

一是難過，一則溫暖。複雜、瑣碎，我的眼睛被洋蔥濡濕了，洋蔥也溫暖我的腸腹。

我如是觀。

散文《第一名》 林蕙苓

天井

天井中方磚的顏色已看不出曾被烈火煎熬。

本是一塊塊紅豔豔出窯面世的上等水磚，蒼綠苔蘚數十年間成為它的外衣，而這老屋也有七八十這樣老了。

十五年前，牆面上的影子只長到磚牆一半的高度；十五年後，影子構著了殘破的屋簷，那影子是誰？十五年的時間距離，不曾使月光改變，不曾改變星空，只改變了人的心事，還有喜怒哀樂的表情。

這是狹長的三合院式長屋巷，天際像一口陰沈深井，深沈幽晦。月夜來臨時，站在深井中央的空地上仰望，星空是窄窄長長的一道縫隙，是上天開了一道口，讓生活在井底的人透口氣。

五歲夏天，涼快適意的夜晚，我第一次站上這片小空地仰望。這道拘謹的天空，在幼稚的眼裡隱隱閃亮。眯緊雙眼，天空中閃亮的碎片透過瞳孔間的黑暗，模糊成令人嚮往的光暈。光暈裡，沒有時間，也沒有立足的空間，只有一片模糊的光亮依稀，平和溫暖，像是遙遠記憶裡的發白片段。

一個五歲孩子的遙遠記憶？幼稚卻迷醉的眼睛，回想起來，竟相似於宿醉街角的酒客，在黎明天光裡，奢想明日的希望。

多少人曾經希望，這一道縫隙更真實一點的降臨在生活裡？

這座院子供奉黃姓祠堂，分給黃姓直系旁系兄弟五戶共用，族中所剩幾名老人由五戶兄弟共同供養。院子裡大人小孩進進出

出，每天要經過天井好幾回：去廚房、上廁所、餵鴿子、澆花，吃喝拉撒與娛樂，都在這裡過渡。進出頻繁，住民難免在這道縫隙下短暫停留，常常，也難免的仰望天空。這些仰望的居民經常如出一徹的仰空歎出一口氣，對著晴朗的星空，或者微光閃爍的夜色，喃喃自語。像是對無情無知的上天，傾訴沈埋心底無法言喻的期望。

站在院子裡仰望天井最久的，除了我，就是幾個婆婆。

上幾代男人三三兩兩相繼提早缺席，於是我有一堆形單影隻獨往來，守寡幾十年的婆婆。婆婆們各有一間古床通鋪，隔在神廳邊間、或者西廂偏房裡，龍鳳大被、壽菊繡金枕、烏木五斗櫃、紅木大衣箱、精雕妝鏡台，及一只終年氤味四溢的木桶夜壺。婆婆們都喜歡收集東西，我們則喜歡翻箱櫃，將婆婆收藏的舊傢伙一件件攤出來，找出若有似無的秘密。

而收集與揭露，本是一個循環的遊戲，一個在時間中不斷輪迴的遊戲。

十五年前一個上午，二祖婆丟了一條陳年繡花手帕，緊張的像不見了一塊黃金，直到當天中午都還吃不下飯。三年後，二祖婆衰弱枯竭死在老床上，沒人敢說不是因為那條老手帕的緣故。

二祖婆失蹤的其實不是一條很了不起的手帕。除了質料很精緻，五十公分見方的絲帕上繡有一組蝴蝶，以及二祖母閨名的兩個字。除此之外，這條手帕其實只是一件平價古董，遠遠不及用絲帕包裹的一對翡翠鐲子來的值錢。手鐲還在，安然躺在五斗櫃上層抽屜裡，唯獨絲帕不見蹤影。

二祖婆每日清晨梳洗、禮佛、茹素早餐過後，例行檢視五斗櫃裡三十七件首飾。即使八十高齡，清點首飾的二祖婆仍宛如皇帝的妃嬪，在陳列的珠玉翡翠間追念繁華歲月，每一件首飾的墜珠、瑕疵、繡結，甚至包裹的布品，她都清清楚楚。這個清晨她打開妝奩箱，發現絲帕被拿走，立刻把院子裡每一個孩童叫來問話，長期蝸居邊間內房，大門不出二門不邁，二祖婆十分瞭解兒童的遊戲方式。

問了一整個上午，沒有任何孩子承認拿了絲帕，沈默孤僻的二祖婆十分生

氣。她找上大伯，要大伯幫她找回來，大伯交代給伯母、堂伯母、媽媽、嬸嬸、堂嬸。五個女人把所有孩子叫來罵了一頓，還是沒找到。而其實沒有人認為丟了一條舊手帕是很要緊的，最多怪翻箱倒櫃的孩子太皮。

「阿婆，再做一條吧！我們買了這塊布料，叫人再繡。小孩跪了一頓，以後不敢亂翻了。」

五個女人拿出私房錢湊數，買了一塊三尺大顏色相近的絲布，想安慰二祖婆。二祖婆沈悶推辭，陰森森一對小眼看都沒看新布一眼，縮回自己房間，固執的令五個善意的女人不知所措。

伯父在天井南邊的屋頂上蓋鴿子籠，架了一座木梯。我特別喜歡天井四邊的屋頂，太陽不大或天氣不冷的時候，常常從鴿子籠的木梯爬上天井，有時躺著看天空，有時蹲著看底下的人出出入入。從找不到那條絲帕後一個禮拜的夜晚，晚飯過後的全家電視時間，蹲在天井上的我看見二祖婆站在天井中央，散下她一直以來薨得油亮緊實的小髻。枯灰色長髮在月色中流洩到蒼老的腰，細小眼睛瞪著天空，皺紋滿滿的嘴唇不停叨念，在模糊夜色裡像一束隨風擺動的枯藤。

有記憶以來，我似乎沒看過二祖婆的臉色晴朗過。她的眼睛雖然細長而小，卻精亮閃爍，永遠都像圍牆上不懷好意瞪著廚房的野貓，隱隱地威脅小孩。二祖婆不是一個受小孩歡迎的婆婆，我當然也怕她，所以坐在天井上面靜靜看著，動也不動。

二祖婆對著天空喃喃自語很久，大廳遠遠昏白的日光燈漫過來，我似乎看見二祖婆細小眼睛裡閃動水光。那是眼淚嗎？我眼睛眨也不眨，不敢確定。二祖婆還是穿著睡衣，一件連身的白麻衫，我不知她穿了多久，這件長到小腿的麻衫袖口邊緣及下擺都泛上一層鏽黃，二祖婆卻夜夜都穿著，臨睡前習慣提著夜壺到廁所清理，迎面走來，彷彿鏽鐵腐蝕的衣襪與夜壺臭味同樣讓我迴躲。

喃念了一陣子，二祖婆低下頭，空著的雙手開始編起辮子，就在天井上空半月的微光下，她以指代梳整理頭髮，熟練的編成一條灰白乾枯，蜿蜒像一條老藤攀

附枯木，直到腰際的辮子。她把辮子一端塞在右耳後，像一個少女在胸前垂下長長的辮子尾。

二祖婆經常在月光下編辮子。她七點吃晚飯、八點進房睡覺、睡覺中途大約十點起來倒夜壺，凌晨三點便起床，搬出椅子坐在大廳門廊下，散開髮髻，拿一把細齒木梳上髮油，就著清涼的月光，仔細地梳她稀疏而且枯乾的長髮，生活規律。幼年的我經常失眠，半夜起床到廚房偷吃糖果就會看見月光下梳頭的二祖婆。她知道我躲在廚房邊門後吃糖果並且偷窺，但她從來不理會我，只是專心蓖她的髮髻。冷白月光透過她蒼老的臉，總是讓偷窺的我覺得寒冷而遙遠。

同樣在月光下，二祖婆編好辮子便停下來，捲起繡黃袖口，露出一隻碧綠通透的鐲子，渾圓的鐲子上流光清涼。二祖婆抬頭看見天井上的我，她對我招招手，沒有微笑。我不敢忤逆她，因此極慢的沿木梯而下，十分盼望這時突然有人走到天井下，或許會有個伴，我不喜歡一個人面對二祖婆。

我緊張的站在她面前，右手不停在屁股後拉裙角，一直往大廳裡看有沒有人走出來。二祖婆把她樹幹一樣的手臂身到我面前，讓我看她的鐲子，問我鐲子漂不漂亮。我點點頭。我不是敷衍她，它真的很好看。

二祖婆也點頭，而且竟然微笑了。但我不愛看她笑，因為她笑開了滿是皺紋的嘴唇，露出兩排扁扁的牙齦不見牙齒，雖然和剛出生弟弟一樣的光裸牙床，卻不好看。她笑著把漂亮的鐲子褪下手臂，瘦乾像鳥爪的手掌拉起我的右手，把手鐲放在我的手掌上。她願意把手鐲送給我，要我幫她找回絲帕。我怔忡望著她，對突如其來的善意心裡一陣害怕，將手鐲推回她手上，急忙跑回大廳。大廳裡仍在播出新聞，茶几上滿滿的西瓜，擠開妹妹，我挑了最裡頭的位置，拿西瓜啃時不忘偷偷看向天井，二祖婆已經不在那裡。

院子不小，但住的人多，為了躲開二祖婆，有一陣子只要走出房間我都很小心，很怕遇上二祖婆。就算爬上天井，也縮頭藏尾，不讓天井下面的人看見。躲躲藏藏好幾天後，大兩歲的堂姐有一天爬上來找我，興奮的伸出比我大一些的手臂，

碧綠晶瑩的手鐲，竟然過大的套在她相較之下細小的手腕上。堂姐收下二祖婆的手鐲，並且答應幫二祖婆找絲帕。

「你知道誰拿走了？」我討厭堂姐撿便宜一樣的炫耀。

「管那麼多！慢慢找，二祖婆只要我幫忙找，又沒有要馬上找到。」

堂姐把碧綠鐲子褪出來又套回去，反反覆覆，我的眼睛也來來回回看著鐲子。那真是一個漂亮的鐲子，日光下看來比黑暗中更翠亮，心裡有一點後悔那天晚上把鐲子退回去。但我怎麼敢接近最害怕的二祖婆呢？更怕二祖婆每天找我要絲帕。只是堂姐看來不像真要幫二祖婆找絲帕。

玉鐲綠色的晶瑩光暈在我眼前回繞，心裡酸酸恨恨，繼而對自己的恐懼感到厭惡。幾乎沒有經過思索，我的手自然伸展出去，在堂姐退出鐲子的時候，輕輕碰了下手掌。然後是清脆的碎裂聲。

我從沒聽過這麼好聽的碎裂聲，就像碎了一塊小冰珠一樣又脆又亮，聽著碎聲，像聽著微風裡的風鈴叮叮。

那個晚上，頂著月光，聽著大廳裡看電視、聊天、吃水果的聲音，我被媽媽罰跪在天井中央。堂姐哭腫了眼睛，被伯母叫到房裡抱著輕輕安慰。奇怪的是我並不覺得很遺憾，或者後悔。即使被媽媽帶到二祖婆房裡道歉，都只感到輕鬆。媽媽怪我太倔，一直木著臉，連聲抱歉也不說。我孤單、安靜的跪在天井中央，親人的聲音像是離我很遠，有種疏離的解放。月光明朗的地上，不期然有些閃光，我伸手去碰，沾起一片翠綠的玉鐲殘片，綠澄澄的光暈散開在我掌心，看著孤單的殘片，這時我才對自己有些咎責。本來，這是一個多漂亮的鐲子，但被我情不自禁的打碎了。

怔怔出神的時候，二祖婆走到我身邊，蹲下來看我，鏽黃裙襖連在地面，彷彿一根枯木植地而立。我收起掌心，讓冰冷的玉片抵著綿軟的手掌，緊低著頭，始終不抬頭看她，不過看見她手裡一把五色絲線纏繞的剪刀，那是她收在梳妝櫃最底層，聽說年輕時用來做針線的。

二祖婆搬出一把椅子到我身邊，我以為她會罰我，但她只是靜靜坐在我身邊，鬆開髮髻，梳頭。邊梳頭，邊開始喃念。這回我聽得很清楚。她喊著一個名字，來來去去幾句都罵這個名字。一串像經文咒語的責備，大都關於這個我陌生的名字。她詛咒這個名字主人的壽命、前程、憤恨地埋怨遠行的薄情，憎惡命運，怨怪上天。對於這個名字，幾乎能夠詛咒的她都沒有放過。是誰呢？我心裡好奇忍不住抬頭看看她，卻正好看見她舉起五色剪刀，清脆一聲，枯藤崩落，斷散一地銀白髮絲。我驚嚇莫名，被她突然斷髮的舉動，也被她披著參差於耳下稀疏頭髮的模樣。她靜靜把椅子搬回廊下，剪刀握在手裡，依然躬著背進房。

媽媽來找我時，就看見我身邊一地頭髮，還有呆住了眼球，默默流淚的模樣。媽媽以為罰的過重，把我罰傻了，把剛出生的小弟弟交給阿婆，抱著我一起蜷在涼窄的小被子裡，聽著規律旋轉逐漸吹人入眠的電扇，輕拍我的背，像我生病時一樣的溫柔。回神過後，我安靜的偎著媽媽溫柔綿軟的胸膛，賴著媽媽，聞她身上混合著尿布、香皂和奶香的恬和味道。心情全然放鬆以後，我悄悄說出兩個字，媽媽嚇了一跳，問我從哪聽來這個名字，我坦白告訴她，感覺她在我頭頂上方沈默了許久。在我快入睡時，媽媽悄悄的對我說這是個壞人的名字，不可以記在心上。

但我卻更加記住了，一直擱在心裡。

三年間，二祖婆由逐漸癡呆、中風，最後躺在床上兩年後衰弱過世。料理後事時，鎮上幫忙的婆婆媽媽一大早聚在廚房準備出殯行列歸來的午飯，我蹲在門邊削蘿蔔，驀然，有人提起了二祖婆聲聲咒罵的名字，三言兩語間我幼稚的心靈彷彿了悟了某種人世間的情愫。

那天井中蒼綠苔蘚的水磚，那曾被烈火煎熬過的上等水磚；曾在天井的月光中映照出晶瑩光暈的鐺子，還有清脆的碎裂聲迴盪耳際；那天井中二祖婆枯乾的長髮，必定曾經也是年輕流洩光澤，必定亦如我少年矇懂.....

月光下，綠色陰影濃密成一片稠稠重重的黑毯附著磚面，晃蕩的人影印在苔痕深深的牆面上。月光裡的影子孤孤單單，彷彿流蕩幽魂。哀怨單薄的影子，似乎

任由時光折磨幾世，都這麼孤身、單調的披掛牆上，不毀不爛。

都在那一方天井中。

陳年繡花手帕包裹著的故事彷彿在剎那間細細流出。那方二祖婆遺失的繡花帕，在不被記憶的格局裡，自成一方天井，在幽微隱暗處映照著我們生活的天井.....